

世界微型小说大系

世界卷

I

漓江出版社
— 桂林 —

目摇摇录

二十年以后	[美国] 欧·亨利摇(员
春天	[美国] 欧·亨利摇(源
心与手	[美国] 欧·亨利摇(怨
一千元	[美国] 欧·亨利摇(圆
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	[美国] 欧·亨利摇(员
在邮局	[美国] 托·砸·蔡斯摇(员
中彩之夜	[美国] 约·格立克斯摇(圆
四点钟	[美国] 普·戴伊摇(圆
古堡的秘密	[美国] 凯·邓拉普摇(圆
在柏林	[美国] 奥莱尔摇(猿
一枚古金币	[美国] 查宁·波洛克摇(猿
轻浮的代价	[美国] 马克·布兰特摇(猿
蚂蚁和蚱蜢	[英国] 威·毛姆摇(猿
素材	[英国] 威·毛姆摇(源
墙	[英国] 威廉·桑塞姆摇(源
兰道夫与朋友的聚会	[英国] 约翰·列农摇(源
诗人的尊严	[英国] 威廉·帕克摇(源
瞎子	[法国] 吉·德·莫泊桑摇(缘
知事下乡	[法国] 阿·都德摇(缘
德军剩下的东西	[法国] 哈·霍利摇(缘
地窖	[法国] 吉尔贝·塞斯勃隆摇(缘

丈母娘——辩护律师	[俄罗斯] 契诃夫摇(选)
会计助理的日记摘录	[俄罗斯] 契诃夫摇(选)
失败	[俄罗斯] 契诃夫摇(选)
穷苦人	[俄罗斯] 列·托尔斯泰摇(选)
太贵了	[俄罗斯] 列·托尔斯泰摇(选)
妈妈	[俄罗斯] 鲍·克拉夫琴科摇(选)
羡慕	[俄罗斯] 鲍·克拉夫琴科摇(选)
活的火焰	[原苏联] 叶·诺索夫摇(选)
预演	[原苏联] 诺达尔·顿巴泽摇(选)
聊天	[原苏联] 伊·瓦·别洛夫摇(选)
身教言教	[原苏联] 月·勃罗多夫摇(选)
理想破灭	[原苏联] 匀·叶林 月·卡沙耶夫摇(选)
要相信自己	[原苏联] 匀·叶林 月·卡沙耶夫摇(选)
公理	[原苏联] 库尔良茨基·海特摇(选)
叶莲卡	[原苏联] 叶·明摇(选)
办公室里的悲喜剧	[原苏联] 绍·契卡杜阿摇(选)
大操大办的婚礼	[原苏联] 雅·济斯金德摇(选)
幸福的女人	[原苏联] 玛·乌斯宾斯卡娅摇(选)
沃夫卡的祖母	[原苏联] 阿·阿克谢诺娃摇(选)
社会救济会	[捷克] 雅·哈谢克摇(选)
他们要学狗叫	[匈牙利] 米克沙特·卡尔曼摇(选)
一位发疯的州官	[匈牙利] 米·卡尔曼摇(选)
财政部长的早餐	[匈牙利] 米·卡尔曼摇(选)
最大胆的梦想也是可以实现的	
.....	[匈牙利] 沃尔克尼·依斯特万摇(选)
受欢迎的报道	[德国] 海·伯尔摇(选)
卖笑人	[德国] 海·伯尔摇(选)

我的昂贵的腿	[德国] 海·伯尔摇	(猿)
多疑的对话	[德国] 君·格拉斯摇	(猿)
特殊情况	[德国] 汉·克里希尔多夫摇	(猿)
被欺压的女面包师的胜利	[德国] 布·克罗瑙埃摇	(猿)
妈妈,别难过	[加拿大] 莫·卡拉汉摇	(猿)
失落在水中的秘密	[加拿大] 洛·卡里埃摇	(猿)
月	[墨西哥] 阿雷奥拉摇	(猿)
寻夫	[墨西哥] 何·霍·布兰科摇	(猿)
死者的表兄	[哥伦比亚] 赫·埃斯比诺萨摇	(猿)
一位英雄	[巴西] 罗·卡利亚热摇	(猿)
非法入境的婴儿	[巴西] 卡·埃·瑙瓦埃斯摇	(猿)
旅途女伴	[巴西] 费尔南多·萨比诺摇	(猿)
最近的一天	[哥伦比亚] 加·马尔克斯摇	(猿)
基蒂·维洛利亚	[哥伦比亚] 戴维·桑切斯·胡利奥摇	(猿)
沼泽地	[日本] 芥川龙之介摇	(猿)
女性	[日本] 芥川龙之介摇	(猿)
蛙	[日本] 芥川龙之介摇	(猿)
港口	[日本] 川端康成摇	(猿)
手表	[日本] 川端康成摇	(猿)
相片	[日本] 川端康成摇	(猿)
仇敌	[日本] 川端康成摇	(猿)
月	[日本] 川端康成摇	(猿)
白花	[日本] 川端康成摇	(猿)
海	[日本] 川端康成摇	(猿)
石榴	[日本] 川端康成摇	(猿)
竹叶	[日本] 川端康成摇	(猿)
古九谷瓷瓶	[日本] 井上靖摇	(猿)

新婚祝福	[日本] 上田三四二摇(國猿)
哭泣的女人	[日本] 安部公房摇(國猿)
重要情节	[日本] 星新一摇(國猿)
礼品	[日本] 星新一摇(國猿)
危机	[日本] 星新一摇(國猿)
魅力药	[日本] 星新一摇(國猿)
保护色	[日本] 星新一摇(國猿)
给 杂夫人的报告	[日本] 星新一摇(國猿)
广告宣传时代	[日本] 星新一摇(國猿)
宇宙法则	[日本] 堀井和子摇(國猿)
灰色的月亮	[日本] 志贺直哉摇(國猿)
墙壁	[日本] 岛崎藤村摇(國猿)
生日礼物	[日本] 森瑶子摇(國猿)
残破的钞票	[日本] 村田浩一摇(國猿)
乞丐世界	[日本] 御园彻摇(國猿)
亚承的死	[泰国] 饶公桥摇(國猿)
梯子	[新加坡] 周粲摇(國猿)
不能没有我	[新加坡] 黄孟文摇(國猿)
劫	[新加坡] 贺兰宁摇(國猿)
职业杀手	[新加坡] 陈彦摇(國猿)
轮流付帐	[新加坡] 耘·希顿摇(國猿)
退刀记	[新加坡] 希尼尔摇(國猿)
机密报告	[新加坡] 南子摇(國猿)
似花非花	[菲律宾] 秋笛摇(國猿)
阿美的烦恼	[菲律宾] 超然摇(國猿)
沙玛德的买卖	[印尼] 乌·堆·孙塔尼摇(國猿)
一条短裤	[印尼] 伊德路斯摇(國猿)

苏密妲	[斯里兰卡] 匀·孕·西里瓦尔德纳摇	(圆)
教师的调遣	[斯里兰卡] 伊兰加拉特尼摇	(圆)
某国故事一则	[土耳其] 阿·涅辛摇	(圆)
坟墓掩盖了医生的罪过	[土耳其] 阿·涅辛摇	(圆)
演说机	[土耳其] 阿·涅辛摇	(圆)
眼睛	[印度] 运·栽·穆罕默德摇	(圆)
洪水	[印度] 塞·西·皮莱尔摇	(圆)
两个葬礼	[印度] 古·帕·乌尔法特摇	(圆)

二十年以后

[美国] 欧·亨利

纽约的一条大街上，一位值勤的警察正沿街走着。一阵冷嗖嗖的风向他迎面吹来。已近夜间十点，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了。

在一家小店铺的门口，昏暗的灯光下站着一个男子。他的嘴里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烟。警察放慢了脚步，认真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向那个男子走了过去。

“这儿没有出什么事，警官先生。”看见警察向自己走来，那个男子很快地说，“我只是在这儿等一位朋友罢了。这是二十年前定下的一个约会。你听了觉得稀奇，是吗？好吧，如果有兴致听的话，我来给你讲讲。大约二十年前，这儿，这个店铺现在所占的地方，原来是一家餐馆……”

“那餐馆五年前就被拆除了。”警察接上去说。

男子划了根火柴，点燃了叼在嘴上的雪茄。借着火柴的亮光，警察发现这个男子脸色苍白，右眼角附近有一块小小的白色的伤疤。

“二十年前的今天晚上，”男子继续说，“我和吉米·维尔斯在这儿的餐馆共进晚餐。哦，吉米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俩都是在纽约这个城市里长大的。从孩提时候起，我们就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当时，我正准备第二天早上就动身到西部去谋生。那天夜晚临分手的时候，我们俩约定：二十年后的同一日期、同一时间，我

们俩将来到这里再次相会。”

“这听起来倒挺有意思的。”警察说，“你们分手以后，你就没有收到过你那位朋友的信吗？”

“哦，收到过他的信。有一段时间我们会相互通信。”那男子说，“可是一两年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你知道，西部是个很大的地方。而我呢，又总是不断地东奔西跑。可我相信，吉米只要还活着，就一定会来这儿和我相会的。他是最信得过的朋友啦。”

说完，男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巧玲珑的金表。表上的宝石在黑暗中闪闪发光。“九点五十七分了。”他说，“我们上一次是十点整在这儿的餐馆分手的。”

“你在西部混的不错吧？”警察问道。

“当然瘡！吉米的光景要是能赶上我的一半就好了。啊，实在不容易啊！这些年来，我一直不得不东奔西跑……”

又是一阵冷嗖嗖的风穿街而过。接着，一片沉寂。他们俩谁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警察准备离开这里。

“我得走了，”他对那个男子说，“希望你的朋友很快就会到来。假如他不准时赶来，你会离开这儿吗？”

“不会的。我起码要再等他半个小时。如果吉米他还活在人间，他到时候一定会来到这儿的。就说这些吧，再见，警官先生。”

“再见，先生。”警察一边说着，一边沿街走去，街上已经没有行人了，空荡荡的。

男子又在这店铺的门前等了大约二十分钟的光景，这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急匆匆地径直走来。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衣领向上翻着，盖住了耳朵。

“你是鲍勃吗？”来人问道。

“你是吉米·维尔斯？”站在门口的男子大声地说，显然，他很

激动。

来人握住了男子的双手。“不错，你是鲍勃。我早就确信我会在这儿见到你的。啧啧，二十二年是个不短的时间啊！你看，鲍勃！原来的那个饭馆已经不在啦！要是它没有被拆除，我们再一块儿在这里面共进晚餐该多好啊！鲍勃，你在西部的情况怎么样？”

“喔，我已经设法获得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你的变化不小啊，吉米。我原来根本没有想到你会长这么高的个子。”

“哦，你走了以后，我是长高了一点儿。”

“吉米，你在纽约混得不错吧？”

“一般，一般。我在市政府的一个部门里上班，坐办公室。来，鲍勃，咱们去转转，找个地方好好叙叙往事。”

这条街的街角处有一家大商店。尽管时间已经不早了，商店里的灯还在亮着。来到亮处以后，这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看了看对方的脸。

突然间，那个从西部来的男子停住了脚步。

“你不是吉米·维尔斯。”他说，“二十年的时间虽然不短，但它不足以使一个人变得容貌全非。”从他说话的声调中可以听出，他在怀疑对方。

“然而，二十年的时间却有可能使一个好人变成坏人。”高个子说，“你被捕了，鲍勃。芝加哥的警方猜到你会到这个城市来的，于是他们通知我们说，他们想跟你‘聊聊’。好吧，在我们还没有去警察局之前，先给你看一张条子，是你的朋友写给你的。”

鲍勃接过便条，读着读着，他微微地颤抖起来。便条上写着：

鲍勃 刚才我准时赶到了我们的约会地点。当你划着火柴点烟时，我发现你正是那个芝加哥警方所通缉的人。不知怎么的，我不忍自己亲自逮捕你，只得找了个便衣警察来做这件事。

春摇摇天

[美国] 欧·亨利

这是三月里的一天。

如果你要写一个故事，可千万别这么开头。没有比这种开头更糟糕的了。这里面缺乏想像，又平淡乏味。不过用在这里还是可以的。因为下面这一段本来应该用在故事的开头，只是太不着边际，就这样放在没有思想准备的读者面前，有点叫人摸不着头脑。

莎拉对着菜单哭泣。

到底为什么呢？也许你会猜测，菜单上没有牡蛎，也许她答应过，现在不吃冰淇淋了。然而你猜的都不对，还是请让我把故事讲下去吧。

有位先生说，世界是个大牡蛎，他要用刀把它剖开，因此出了名。用刀剖开一个牡蛎并不难，可是你看见过什么人要用打字机打开它吗？

莎拉用打字机把世界打开了一点儿。她的工作就是打字。她打字的速度不很快，所以她不能在一个大办事处里工作，只好一个人干。

莎拉同这个世界最成功的一场战斗就是她和舒伦伯格家庭餐馆达成一项协议。她在一幢旧红砖房子的一间屋子里住，这家餐馆就在隔壁，有一天晚上，她在舒伦伯格餐馆吃完饭把菜单带走

了。菜单上的字是手写的，既不像英文，也不像德文，简直没法儿辨认，一不小心把菜单看倒了，就会先看见甜食，最后才看见汤，和星期几。

第二天，莎拉给舒伦伯格看一张卡片，上面是用打字机打得整整齐齐的菜单，菜名诱人地排列在恰当的位置上，从第一行直排到“衣帽物件，各自小心”为止。

舒伦伯格大为高兴，莎拉离开以前，他愿意达成一项协议。莎拉为餐馆里的圆张餐桌打菜单，每天要为晚餐打一份新菜单。如果早餐和午餐换了花样，就打一份新菜单，或者菜单脏了，另打一份干净的菜单。

舒伦伯格每天派人把三顿饭送到莎拉房间作为报酬，每天下午还送去一张用铅笔写好的菜单，这就是命运女神为第二天舒伦伯格家顾客准备好的饭菜。

双方都对协议很满意。那些在舒伦伯格餐馆进餐的顾客现在知道他们吃的菜叫什么名称了，即使这些菜的性质有时候使他们感到困惑。而莎拉可以在寒冷而沉闷的冬天有饭吃了，对于她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春天的月份来到了，那还不是春天。春天总是在该来的时候才来。街上一月份的积雪还冻得硬梆梆的。一些手拿乐器的人在街上演奏《在往昔美好的夏天》这支曲子，他们的动作和表情还像在圆月份似的。各家各户的暖气都关了。每逢发生这此情况，人们就会知道，这座城市仍然处于冬天的控制之下。

一天下午，莎拉在她的卧室里冻得直打哆嗦。除了打舒伦伯格的菜单外，她没有事情可做。莎拉坐在摇椅上望着窗子外面，那个是春天的月份了，它不停地对她呼唤：“春天来了，莎拉，肯定地说，春天来了。你身材匀称、美好，莎拉，你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你为什么这样伤感地望着窗外呢？”

莎拉的房间在这幢房子的背面,从窗子里望出去可以看到邻街的一家制盒厂的没有窗子的砖墙。但是她却想起了长满青草的牧场、树林、灌木丛和玫瑰花。

去年夏天,莎拉到乡下去,她爱上了一个农民。

(写故事可别这样倒叙,这是一种拙劣的技巧,使人失去兴趣,还是往下写吧。)

莎拉在森尼鲁克农场住了两个星期,在那里她爱上了农民富兰克林的儿子沃尔特。农民们谈恋爱到结婚往往用不了多久。不过年轻的沃尔特是个新型的农艺师。他的牛圈里装着电话,他还能准确地计算出加拿大来年的小麦产量,对他种植的农作物会产生什么影响。

就在这偏僻的地方,沃尔特赢得了她的心。他们坐在一起,用蒲公英编了一个花冠戴在莎拉头上。他赞美蒲公英的黄花配她那棕色头发所产生的效果,于是她就没有把花冠摘下来,手里挥动着草帽回到寓所。

沃尔特说,他们要在来年春天结婚,一开春就结婚。后来莎拉就回到城里来打字。

一阵敲门声把莎拉从回想那一个幸福的日子的梦中惊醒,一个侍者拿来一张用铅笔写的潦草的家庭餐馆第二天的菜单,是老舒伦伯格的难看的笔迹。

莎拉在打字机旁坐下来,把一张卡片卷在滚轴上。她是个灵巧的工作者,通常一个半小时就可以把圆张卡片全部打好。

今天菜单上更动的项目比往常要多。各种汤都比较清淡,肉食花样也有所改变,整个菜单充满了春天的气息,油炸食品似乎都不见了。

莎拉的手指在打字机上跳动,就像夏天的小溪上飞舞的小虫。她从上到下仔细地看,按厢各种菜名的长短把它们打在恰当的

位置上。刚要打水果名称的当儿，莎拉对着那张菜单哭了起来。泪水从她失望的心灵深处涌上来积聚在她的眼睛里。她的头一直抵在打字机的小桌子上。

她已经两个星期没有收到沃尔特的信了，而菜单的下一个菜名正好是蒲公英和一种什么鸡蛋——别管它是什么鸡蛋！——蒲公英，沃尔特正是用蒲公英的金黄色的花朵做成的花冠，为他爱情的王后和未来的妻子加冕——蒲公英啊，春天的使者，——她那最幸福的日子的纪念品。

然而春天是多么奇妙啊！一定会有信息送到这个用石头和钢铁筑成的寒冷的大城市里来的。除了穿着毛茸茸的绿衣服的田野的信使蒲公英——法国人把它叫作狮子的牙齿——还有谁来传递春天的信息呢！蒲公英开花的时候，它就盘在姑娘的深棕色头发上成全好事，而鲜嫩未开花的时候，它就跑到开水壶里去了。

过了一会儿，莎拉忍住了泪。菜单一定得打出来。她神思恍惚、心不在焉地按着打字机的键，而她的思绪、她的心灵已飞往乡村和她的青年农民在一起了。不久她回到曼哈顿的石砌建筑中来，打字机又开始跳动。

远点钟，侍者送晚饭来，把打好的菜单取走。莎拉闷闷地吃了晚饭，到苑点半，隔壁房里的两个人吵起架来，在楼上那个房间住的男人好像在弄什么乐器，煤气灯的光稍微暗了一点，有人着手撤煤火，还可以听到后院篱笆那儿猫叫的声音。根据这种迹象，莎拉知道她现在该看书了。她拿出书来，把脚搁在箱子上看起来。

前门的铃响了，房东太太去开门，莎拉放下书来听。噢，是你，要是你，也会跟她一样的。

楼下门厅里传来宏亮的声音，莎拉跳起来去开门，书掉在地板上。

你已经猜出来了。她跑到楼梯口时，她的农民正一跨三级地

跑上楼来，把她搂在怀里。

“你为什么不写信？哦，为什么？”莎拉大声说。

“纽约可真是个大城市，”沃尔特·富兰克林说，“一星期以前我就照老地址去找你了。我打听到你星期四离开那里的。从那以后，我通过警察局和别的办法到处找你！”

“我给你写信了呀。”莎拉说。

“从来没收到过！”

“那你怎么找到我的呢？”

年轻农民满面春风地一笑。

“今天晚上，我到隔壁的那家家庭餐馆去，”他说，“我不在乎它有没有名气，每年这个时候，我都喜欢吃些蔬菜。我的眼睛在那份用打字机打得漂漂亮亮的菜单上看了一遍，想找一样蔬菜吃，我看着看着，就把椅子弄翻了，把老板喊来。他告诉我你住在哪儿。”

“这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你打字机上的大写字母 宰，不论打在哪里，总是往上一些，不在一条线上。”富兰克林说。

年轻人从口袋里拿出一张菜单，指着其中的一行。

她认出这是她那天下午打的第一张卡片，在它的右上角还有一滴眼泪的痕迹。但在本来应该是一种蔬菜名称的位置上，对那金色花朵的回忆使她的手指按在另一些键上。

在两道菜名之间，有这么一行字：

最亲爱的沃尔特和白煮鸡蛋。”

心摇与摇手

[美国] 欧·亨利

在丹佛车站，一帮旅客拥进开往东部方向的 月台公司的快车车厢。在一节车厢里坐着一位衣着华丽的年轻女人，身边摆满有经验的旅行者才会携带的豪华物品。在新上车的旅客中走来了两个人。一位年轻英俊，神态举止显得果敢而又坦率；另一位则脸色阴沉，行动拖沓。他们被手铐铐在一起。

两个人穿过车厢过道，一张背向的位子是唯一空着的，而且正对着那位迷人的女人。他们就在这张空位子上坐了下来。年轻的女子看到他们，即刻脸上浮现出妩媚的笑颜，圆润的双颊也有些发红。接着只见她伸出那戴着灰色手套的手来与来客握手。她开口说话的声音听上去甜美而又舒缓，让人感到她是一位爱好交谈的人。

她说道：“噢，埃斯顿先生，怎么，他乡异地，连老朋友也不认识了？”

年轻英俊的那位听到她的声音，立刻强烈地一怔，显得局促不安起来，然后用左手握住了她的手。

“费尔吉德小姐，”他笑着说，“我请求您原谅我不能用另一只手来握手，因为它现在正派用场呢。”

他微微地提起右手，只见一副闪亮的“手镯”正把他的右手腕和同伴的左手腕扣在一起，年轻姑娘眼中的兴奋神情渐渐地变成

一种惶惑的恐惧。脸颊上的红色也消退了。她不解地张开双唇，力图缓解难过的心情。埃斯顿微微一笑，好像是这位小姐的样子使他发笑一样。他刚要开口解释，他的同伴抢先说话了。这位脸色阴沉的人一直用他那锐利机敏的眼睛偷偷地察看着姑娘的表情。

“请允许我说话，小姐。我看得出您和这位警长一定很熟悉，如果您让他在判罪的时候替我说几句好话，那我的处境一定会好多了。他正送我去内林维茨监狱，我将因为伪造罪在那儿被判处苑年徒刑。”

“噢，”姑娘舒了口气，脸色恢复了自然，“那么这就是你现在做的差事，当个警长。”

“亲爱的费尔吉德小姐，”埃斯顿平静地说道，“我不得不找个差事来做。钱总是生翅而飞的，你也清楚在华盛顿是要有钱才能和别人一样地生活。我发现西部有个赚钱的好去处，所以——，当然警长的地位自然比不上大使，但是——”

“大使，”姑娘兴奋地说道，“你可别再提大使了，大使可不需要做这种事情，这点你应该知道的。你现在既然成了一名勇敢的西部英雄，骑马，打枪，经历各种危险，那么生活也一定和在华盛顿时不大一样。你可再也不和老朋友们一道了。”

姑娘的眼光再次被吸引到那副亮闪闪的手铐上，她睁大了眼睛。

“请别在意，小姐，”另外那位来客又说道，“为了不让犯人逃跑，所有的警长都把自己和犯人铐在一起，埃斯顿先生是懂得这一点的。”

“要过多久我们才能在华盛顿见面？”姑娘问。

“我想不会是马上，”埃斯顿回答，“我想恐怕我是不会有轻松自在的日子过了。”